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一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哲宗

元脫 脫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  
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  
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  
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弊矣吁可  
惜哉

哲宗

明柯維騏

哲宗幼冲踐祚政出宣仁倚任元老彙征衆賢悉廢王安石所

興爲以復祖宗之舊當是時海內元元權若平生遼人亦以生  
事爲戒封微罷警蓋庶幾慶厯嘉祐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惑於  
熙豐姦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禍國事日非馴致靖康  
之難夫審於忠邪則哲察於理亂則哲帝烏足以語此

哲宗

明顧 充

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簾帷蒞政苟利社稷毋愛髮膚乃  
破軟血之凶盟登老成于散地擢忠鯁於謫籍而呂公著司馬  
光諸人焦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同管喉舌盡行仁宗之政  
所黜者皆奸黨所革者皆蠹政所建者皆良法雖以斗筲穿窬  
之惠卿亦知不自容於時而懇求閒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泉見

白日披氛霧覩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矣惜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操戈入室各立門戶噫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譬之居室者姦鄰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爲備禦之計而自爲閔牆之爭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熙甯之根尚存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竇五王之禍欲爲調停以靖小人焉混玉石於同區雜寒暴于一所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羣言交擊鷓獮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爲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爲熙甯矣躬政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蔡二陷之徒簞頓關紐戲弄樞機望風希進者又皆拍扇執袂書舞

夜號諛容佞色甲唱乙和競爲紹述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四  
凶朋比報復仇怨使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荒涼端人  
正士雨露洗滌其禍同于漢末之黨錮唐末之清流君子何辜  
罹此荼毒甚至廢賢后立幸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  
誣欲廢之是以火入與鬼而帝畧不辨身側之賊不善之積以  
至絕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陳次升等

明柯維騏

紹聖元符崇甯中章惇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事士大夫有  
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舉莫能脫而諫官陳次升等  
持論不爲撓至暴其罪狀請加之罰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

徽宗嘗因物議逐羣姦于外然京兄弟結援嬖倖方罷卽召還諸賢懼報復之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與唐德宗同也而產亂招寇曾不異轍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宋史

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覆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愴曾布蔡京蔡卞羣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與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新編

劉安世之諫乳媪鄒浩之諫寵妃皆敢於觸人主忌諱又焉肯  
默默于章惇輩哉惇謫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既召擢復爲蔡  
京所傾與豐稷權陳任伯雨相繼遠竄陳禾則坐擊童貫惇  
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沾  
卹典錫之美謚果孰榮孰辱耶

王觀

明丁 奉

陽城爲諫議大夫而無言韓子作諍臣論以譏之予觀王觀筮  
仕熙甯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擢右正言司  
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之衆論是蓋朝拜官  
而夕奏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使遭韓子當何如其歆賞之耶君

子謂帝之納諫覲之盡職呂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爲世道之一慶矣

陳師道

丁奉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故有徐州教授之擢歷官至秘書正字而卒師道貧而高介傅堯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赴章惇之願見不服趙挺之之錦裘而凍死史氏不以傳之篤行顧以傳文苑是淺之乎待師道矣

韓忠彥傅堯俞許將

明正 濬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

已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去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卽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末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爲國乎爲已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耶

徽宗

元脫 脫

宋徽宗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陷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



張覺金雖強何豐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皆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慢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椽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爲

戒

徽宗

明梁潛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王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于清淨慈儉以爲本者是而棄其紀綱刑政不以爲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爲用者用焉而于其資以爲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剗殘者以之完復衣食窘乏者以

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爲本者不資之而于其不以爲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冥於麴蘖聲色而天常失紛擾于胡羯戎羌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違其非者也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違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身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錄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饗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錄齋醮之是務設幄坐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詆媒笑之言而自號爲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

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至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爲神霄玉清主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爲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爲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歎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廢而不信者爲之崇也然周天元復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並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修爲而不修爲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填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徽宗

明顧充

徽宗初立用賢去邪君心未蠹自召用蔡京鄧洵武獻愛莫助  
圖而重貽天下之憂大爲腹心之患吁腐薪不可以燵兵渙泥  
不可以膠物小人而可以圖治乎京固小人之桀雄也皇父卿  
士則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則黨尹氏者進是以謀夫孔多悉  
僉夫也發言盈庭皆莠言也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與蔡  
京號爲六賊相與蟬聯撫仕交結構扇窺帝欲述父兄之志而  
因之以竄其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  
孰不移哉故一惑於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而剝落元氣不恤  
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巖剔藪以求木石聲焰薰

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漢魏津興事李良之說  
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靈素據高  
座而受冊爲教主道君矣一惑于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  
飾繕造之泛興者不可勝計矣一惑于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  
而豐屋華楹門千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  
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惑於措剋則收  
免大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剥膚椎髓盈饜溪壑錙聚  
銖斂官箴腐蠹而民皆茹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惑於微行則  
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酣飲無節而損威傷  
重不顧矣身爲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幾

三十年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狐則升御榻也  
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髭也男則孕子也黑管則見於禁中也  
而危症薦臻壞形層出矣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于淮  
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弄兵潢池  
天地爲之分裂矣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敗亡之  
兆近在目前且交女真之鄰壞兄弟之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  
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而我背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  
七空城而加爵進封深爲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穀既納  
穀矣而又函首於金何怪夫郭藥師爲嚮導而金虜圍太原哉  
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關防不密納蜂蠆於懷袖之中

沙漠萬里自貽伊戚耳

蔡京

明何喬新

崇甯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蟻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厯考芳名燦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立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



言彼讒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不信哉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宋史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誦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未有純用小人至於王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問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權柄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庇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喉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惟東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余深吳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戮而欽高仁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唐